

我

香港

夏易





我

夏易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000 北京

我

香港 夏易 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cdot 7 \frac{5}{8} \cdot 158,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53-191 书号: 10309 · 147 定价: 1.70元

一

车子奔向肯尼迪机场。

车子里一共有三个人。就是说，有三个“我”。

“我”在人海里，每个“我”都在人海里。

世界是人海，纽约是人多而集中的小海——大海中的一个海。

三个“我”都是活在纽约海中的“我”。

二

三个人都在车中谈着话，他们谈得不多，但所谈的，不免涉及了几个“我”。这几个“我”，都是与车中的三个“我”在生活上很有关联的人物。

这些在他们谈话中出现的“我”，有三个也是住在纽约的。有一个住在伦敦，有一个住在巴黎。

三

“我”就是“我”，绝不是你，绝不是他。

车中的三个“我”，一个叫作章念生，中年人，他正在驾驶。

另外两个“我”，是一对母女，李太和莲黛。

四

“你这次去巴黎，预备去多久？”章念生问坐在他旁边的李太。

“不知道，不会去太久的，假期完了，就得回来。我又没有辞职。”李太说。

李太的语调永远是温和有礼的。有礼地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我”与“我”之间的距离。

但是，这句“我又没有辞职”，却泄露了点什么。章念生不禁转头向她望了望。

常常，章念生会用这种目光看李太。这种

目光，不只看见李太的现在，还看见李太的过去。这目光里有深厚的同情。但这分同情，也是永远地用中规中矩的礼貌包裹着，包裹得温和而雅淡。

莲黛忽然想起什么，便冲口而出地说：“妈妈，你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叮嘱狄克，叫他不要欺负伊娜。”

莲黛坐在后厢，她是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活泼、骄傲、自信，喜欢说话，经常兴奋。

她有一头柔软的长发，脸的轮廓一点也不象她妈妈。五官也不象。

母亲的五官是东方味的，虽然打扮得很欧化。但女儿呢，大眼睛、长睫毛、鼻子高、嘴唇的线条很鲜明很美，但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却显得大了一点点。

她穿一条白色的牛仔布裤，衬衫是宽得十分时髦那一种，外套呢，是大格子呢。

李太没有回答女儿的话，她似乎要回避什么问题似地，把头转向车窗。

正在驾驶的章念生觉察到她的举动，不觉间又瞥了她一眼。

车窗外的路景其实没什么好看。但李太也并非看路景。

她的眼神一向是清醒的，但此刻却有点儿迷惘。

莲黛哪里耐得住寂寞？她于是又说话了。

“章叔叔你知道么，我们的狄克昨天晚上扮猫叫吓伊娜。”

“伊娜怕猫么？”

“伊娜本来不怕猫，可是自从雪丽亚死了之后，她就怕猫。雪丽亚是我们以前养的猫的名字。章叔叔，你应该见过雪丽亚的。”

“那头很漂亮的黑猫么？”

“对，很漂亮，雪丽亚很漂亮。可是死得很惨，死在伊娜的床上，死的时候……”

李太猛地打断莲黛的话：“别说啦，别说啦！”

“好，不说！”莲黛立刻表示顺从。可是，她接着又往下说，“章叔叔，你知道昨天晚上狄克怎么吓伊娜？”

李太马上又斩断这话题：“莲黛，不要说啦，不要说啦！”不过，李太的语调很柔和。

“好，这也不说好啦！章叔叔，你觉不觉得狄克是我们家里的问题人物？”她还是说下去。

章念生觉得这句话不便回答。但莲黛也没有等太久，便迳自往下说：“其实，我们的家就是一个问题家庭。露珊娜说狄克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爸爸也应该看心理医生。”

“露珊娜怎知道我们的家事？一定又是你讲的了。”李太不以为然地说。她于是向章念生解释，“露珊娜是她的同学。”

“嘿，露珊娜也觉得丹尼迷人哩！”忽然提起丹尼，莲黛的兴致更高了。

“丹尼又是谁？”章念生微笑着问。

“章叔叔，如果这次你跟我们一起去看巴黎，便会见到他。你见到他也一定会喜欢他的。”莲黛抢着回答。

“真可惜！真可惜我不能去巴黎。”章念生于是说，“他是不是你的爱人？”

“现在还不是。我真希望他也喜欢我，那就美了。”莲黛说。

“你看我这个女儿！”李太跟章念生说，带着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路，宽阔的路，用巨大的弧线，或是笔直的直线，互相交搭，兜转，车子将近到机场啦，章念生默默地驾驶。

莲黛忽地又想起另一个人，便说：“妈妈，也许来得及的。我可以迟一天回来，那么，我就可以跟你一起从巴黎去伦敦，去两天，这样，我便可以见见淑芳姨啦！妈妈，你常常跟我提起你这个妹妹，这次，我可以见到她啦！”

李太还是沉默。

她本来不是个沉默的人。但今天，她的情绪不大好。

莲黛只好继续唱她的独白了。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讲她的同学、一本该还给图书馆可是又忘记了拿去的书、露珊娜、他们大学的交响乐队、一个黑种女同学和一个爱尔兰籍的讲师的恋爱事件。然后，突然又谈起丹尼，谈

得非常陶醉。

车子终于抵达机场，也找到了停车位了。章念生一直伴着她们母女俩，伴着她们等待行李过磅，划机位。

章念生说：“好啦，小莲黛，祝你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他一向用长者态度对待莲黛。但是，“小莲黛”这种称呼却已经没用六、七年了，莲黛长大啦！这会儿，章念生忽然又用这种称呼，却显得分外亲切。

象突然触发了一股什么情绪，莲黛气起来，把章念生拉到一旁，问他：“你决定了没有？你到底离不离开纽约？”

“这个要看……”

“好，怎样都没关系。不过十五号以前，你一定要来我们家一趟。”

“有什么事？”

“暂时保密。”

“是你的生日么？”

“你知道我的生日不在这一天。”

“那么是谁的生日？”

“跟生日这种事毫无关系。”她突然转向妈妈，“你忘了换法郎零币啦，妈妈！”

把妈妈打发开之后，莲黛便笑咪咪说：“爸爸妈妈常常都感到很寂寞，在你离开以前，多来看他们好不好？你是妈妈的老朋友，也是我

们一家的老朋友啊!”

章念生不假思考地说：“好!”

简简单单的一个“好”字，答应了一切，也结束了一切。

莲黛本以为还要说一长串什么，为爸爸解释什么，为妈妈解释什么，但现在，只好住嘴了。于是，她奔去追上妈妈。

“让我去兑钱吧，你去陪章叔叔!”她说。

李太也惯了，这个大女儿在家里总是指挥这样，指挥那样，不过，态度却很亲切，不使人感到压力。

李太缓缓地走回那等待的行列里，还有三四个人便轮到她们了，章念生在替她们看守行李，排队。

“你决定离开纽约么?”李太也问这个问题。

“没有决定，我的惰性很重!”

“不，你不是这样的人。”

“是的，我这种惰性，一晃就拖了二十三年了。”章念生说到这里，忽地加了一句轻松的感慨：“一小时和二十三年。”

“噢，噢，是的，是的，哈哈!”李太笑了。她感到站在附近的一个中国人无意中倾听起他们的话来了，于是压低声音说，“一小时一年，一小时两年，一小时五年，一小时七年、十五年。今天，你又突然说这种话，哈哈，没有人会听得懂我们说什么的。”

章念生点点头说：“你记得很清楚，我很安慰。”

“你到今天还没有美国化，你基本上还是二十三年前那样。”

“是吗？那很好。不变，很好。不过，也难说，也不知这是好是坏。”

“我说的是好的一面。”李太说。

“那很好。谢谢。”

忽然，他们谈话的风格变得无拘无束，一如二十三年前一样。

过去，他们不但是老朋友，还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的友谊，也常常出现不协调，甚至是冲突。不过，在不协调或冲突出现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曾恶言相向。相反，他们会表现得分外客气。

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突如其来地用礼貌来包裹突发的怒气。

比方说，两个人谈得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时候，换了别人，这时，双方都会暴躁起来，面红耳赤，尖声地互相攻击。但他们却相反，他们往往会突然客气起来。这种客气，也许先出现在章念生身上，也许先出现在李太——魏明秀身上。很客气地迅速转变话题，迅速结束谈话。跟着，就心照不宣地停止来往。即使在什么场合互相遇见，彼此也都是客气得象刚认识的朋友。用客气保持距离，同时，各自心中都似乎抱着那么一种想法：“好吧，你是你，我是

我，我客客气气尊重你就是！”

二十几年来，他们的友谊反反复复、循环发展。无拘无束地相好、客客气气地反感、有礼地试图恢复友谊。循环不已。

刚才在车上，他们是处在“有礼地试图恢复友谊”的阶段。现在，却好象突然发展到“无拘无束地相好”这个阶段了。

莲黛兑完钱回来了，行李也已经过了磅，机位也划了，不久，就到该分手的时候了。

“章叔叔再见，你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么？不要忘记啊！我从巴黎回来会给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现在我已经决定了我会买什么给你……”

这种场合，往往，莲黛的声音总是成为喧宾夺主的音乐伴奏，幸亏，这音乐永远是使人快乐的。

当章念生和李太道别的时候，章念生高兴地问：“你主张我怎样？留下还是回去？”

“为了友谊，希望你留下；为了你自己，赞成你回去。”

“那我真是矛盾了。”

当章念生高兴的时候，他的脸孔好象突然变宽了。

当李太高兴的时候，她的真性情好象排斥了脸上所有的脂粉，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

李太一向很注意装饰。此刻，她穿了一件

杏黄色的西装，外加一件浅棕色的大衣，衣服
的样式十分潇洒。

大家一再一再挥手道别，直到没法子看见
对方为止。

进了机舱，找到机位坐定之后，李太脸孔
上的欢乐，逐渐消退，好象渐渐记起了自己为
什么要去巴黎似的，忧愁悄悄地爬上了她的脸
孔。

飞机起飞之后，莲黛拿出手提袋里的一本
小说看起来，李太却闭目养神。

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来了美国二十三年
了。二十三年来，她一刻不停地忙碌、奋斗。
二十三年的时间被种种事务填得满满地，几乎
无暇思索。但只要有机会思索，心中便感到一
阵空虚。“我的惰性也很强。”她想。

她很想像现在这个机会，摆脱一切生活上
的束缚。很想，很想，可是决心不够强。

不自觉地，她把头巾解下。她的动作很突
然，很迅速。仿佛那头巾就是她的一切生活束缚。

那是一条浅棕色的有浅黄色碎花的丝巾。
本来，她用来裹住蓬松的黑发，裹得很花
俏，那些没有被头巾裹住的秀发，从头巾边缘
露出来。秀发的波纹，装饰着围巾，也装饰着
她的脸庞，形成一种特殊的风韵。

她是个经常化妆的女人。这次出门，在匆
忙间，虽然没有装饰得很精致，但眉毛的线条

和眼圈周围的淡蓝色泽，也都恰到好处。胭脂和唇膏，也配合得雅中带艳。

现在她把头巾解下，脸孔又表现出另外一种美。她轻轻地用手理一理散开的头发，表情也轻松了些。

坐在她身旁的莲黛觉察到她的举动，眼睛从手中的书卷移到她的侧脸。

“妈妈，这就是淑芳姨送给你的丝巾么？好漂亮。”莲黛说。

“是的。”李太回答。

莲黛的话，提醒了她什么。她用珍惜的手势，把丝巾叠好。

她要摆脱的并不是与淑芳妹有关的一切。相反，她倒是想跑到伦敦，与妹妹住在一起。她想摆脱的是纽约的家，纽约的生活。

“也许，我可以突然回到香港去，再不回来了。就象二十三年前我突然来了纽约一样。”她想。

“到淑芳那里也可以。要么，去加拿大也好。”她又想。

美丽的女侍应生过来问她们要喝什么，晚餐要鱼还是鸡，还是别的什么。思路给打断了。

晚餐并不怎么可口，但莲黛的胃口倒不错，李太却只对沙拉和果汁发生兴趣。

“妈妈，你这两天怎么回事？”

“我怎样啦？没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想讲。”

李太说。

活泼爱动的莲黛最耐不住这种低调的气氛。她站起身，打开装在舱顶的储物箱，拿出两个白色的枕头和红色的薄毯子，又跟侍应生多要一个枕头一张毯子，然后，亲切地凑近妈妈的耳畔说：“妈妈，你一天到晚说我没有中国味。现在我乖乖的作个中国孝顺女，我来侍候你睡觉。”

说完，她跑到机舱中部那些一长列没有乘客的座位旁边，布置一番，然后回来跟妈妈说：“你去躺下，妈妈，你太累了。”

“你呢？”

“我就坐在这里。”

“你也该睡几个钟头，否则……”

“妈妈，你用不着管我。”

李太真的跑去躺下，莲黛却拉出装在座位上的小桌面，又从手提袋拿出信纸和笔，写起信来。

写一封给同学，写一封给弟弟妹妹，写得飞快。

写给同学那一封，有一句：“我就会见到使我着迷的人了。”

写给弟妹那一封，主要是这样：“狄克，如果你要跟我作对，我也不在乎，你拿出真本领来呀！我倒希望你有真本领。伊娜，乖乖的，如果狄克一定要跟你为难，你就告诉爸爸一声，然后就打个电话，叫露珊娜接你去住。我已经

跟露珊娜说好了。露珊娜很喜欢你，知道么？”

她写得太快，写完之后，写了信封，结果，又没有事可作了。

她不想睡，因为太兴奋啦！

莲黛的个性很象一枝已经射出的箭，一个劲冲向目标。莲黛的“自我”很强，整天想迅速地完成“自我”的种种要求，用射箭的速度去完成。

莲黛微微伸展了一下腰身，独自微笑，想象达到目标之后的欢乐。

五

飞机已经到达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大家都站起身，拿着手提的行李，预备下机了。

莲黛的心象想拼命跃出水面的鱼。

李太呢，她已经把头发整理过，把脸孔修饰过，也对镜子端详过，知道自己还是显得很美丽，很愉快，于是安了心。

她跟自己说：“不管那么多，玩几天再说。”

走出机舱，走过一段又一段长长的通道，终于领取了行李。

海关检查得很马虎，这正合莲黛的心意，她

一味想快。

好啦，到了宽广的接机室了，莲黛东张西望。

“你望什么？我没通知什么人，不会有人接机的。”李太说。

“我希望发现奇迹。”莲黛说。

“什么奇迹？”

“奇迹就是奇迹。料得到的就不算是奇迹了。”

母女俩推着行李，缓缓地走动着，终于找到一个办事处。李太跟职员说，要订一个旅馆的房间，双人房。莲黛乘机跑开。

“喂，你去哪里？你跑掉我到哪里找你啊！”李太略略提高了嗓子说。

“我就回来，就回来！”莲黛说完之后，脚步更迅速了。

李太很节省，她研究了半天，终于订了比较廉价的旅馆房间。

莲黛回来的时候，李太笑咪咪地问莲黛：“找丹尼么？丹尼又不知道我们来，你怎会找得到他？”

“我写了快信给他。”莲黛坦白地说。

“唉，你呀，真是！”

于是，她们乘法航的公共汽车到巴黎市区的航空站，然后又转乘的士去旅馆。

刚刚安顿下来，歇了歇，正预备出去吃东西游玩的时候，老板娘上来，敲她们的房门，说有人打电话来找一对姓李的母女。